

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

——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陈 梦^{1,2}

(1. 惠州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2.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338)

[摘 要]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 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 中期为“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 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 伴随着聂茂的生命历程, 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关键词] 聂茂; 散文创作; 生命历程; 精神表达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020-05

Life Course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 in the Literary Field

——On “Returned Overseas Writer” Nie Mao's Prose Writing

CHEN Meng

(1. Chinese Department,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38 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Hunan “returned overseas writer” Nie Mao's prose creation is very prominent. In the early, Nie Mao wrote some rural prose as a “farm boy” writing “the song of rice”. Later, he wrote overseas prose focused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New Zealand.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began to write cultural prose about the “master mind”. Nie Mao's life course runs through constantly thinking and creation, which endows a unique and natural spirit color to his prose style.

Key words: Nie Mao; prose writing; life course; spiritual expression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成就十分突出, 不断地思考和创作, 伴随着他的生命历程, 成为他文学场域中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从1986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起, 他迄今为止已在《人民文学》《羊城晚报》等国内外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数百篇, 出版了《天地悠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1996)、《心灵的暗香》(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俄罗斯心灯》(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俄罗斯

玫瑰》(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昨夜西风》(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和《虹: 多棱镜下的新西兰》(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等多个散文集, 很多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文摘报》《散文选刊》等转载, 深受读者喜爱。聂茂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从早期乡土散文到中期海外散文再到近期文化散文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其个性独特, 富于深刻的现实内容、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考。

收稿日期: 2013-05-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二次文化震荡’中的创作转换——中国当代海归作家研究”(GD11CZW02)

作者简介: 陈 梦(1971-), 女, 湖南祁东人, 惠州学院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一 早期乡土散文:“农家的孩子”书写“水稻”之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乡土散文始终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周作人、废名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乡土散文作品。新时期30年,汪曾祺和陆文夫等老一辈作家、贾平凹和韩少功等中年作家和刘亮程、谢宗玉等新生代作家形成三大各具特色的乡土散文创作群体,共同促进了新时期乡土散文的发展。老一辈作家充满着强烈的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情,中年作家具有鲜明的反思现代性的意识,新生代作家则表现了一种“大地悲歌”的美学风格。1986年,聂茂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处女作《路》,逐渐成长为新生代散文创作的一颗新星。1996年,聂茂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天地悠悠》,收录了从1986—1996年之间创作的散文38篇。这本散文集代表了聂茂早期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20世纪80—90年代新生代乡土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聂茂笔下的乡土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积累了湘南农民世代悲壮的“水稻”之歌。他以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写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如《父亲三题》《母亲三题》《为童养媳的母亲》《曾经有过的日子》《竹山湾记事》等),特别是通过对水稻的描写(如“《九重水稻》《保卫水稻》《农事》《崇拜水稻》和《玉蟾辉煌》等),真实再现了农村的艰难生活,体现了个体生命对土地的依存关系,保持了生活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氛围,在表现内心的苦乐时充满强悍的力度,思想的拷问异常深切。

“水稻”是他的生命之源,也是他的艺术之源。面对水稻,聂茂“常常产生面对父亲的感觉”。著名评论家朱日复说,聂茂“在古今艺术家们创造出风、花、月、柳以及‘黑梅红竹’、‘白雪芭蕉’等无以数计的审美意象之外,又创造出了一个颇具个性色彩、蕴藉深厚的‘水稻’意象,拓展了散文的审美意境”。^[1]他对“水稻”的书写不仅全面而且用情至深,既深刻表现了农民对水稻的神圣情感,又生动描绘了史诗般悲壮的水稻耕种过程,还真实再现了农民不惜一切“保卫水稻”的斗争精神。对农民而言,“每一粒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是拜下去就不再起来的肉体,是痉挛不已的魂”。(《九重水稻》)“农田里,金灿灿的稻谷,是农家的命根子!”“农民们走进稻田,一如走进苦难而温馨的家园”。

(《农事》)农民们认为,“水稻不仅有生命,有灵魂,而且如同神灵一般神圣不可亵渎,需要向它奉献出最虔诚的全部的爱”。(《九重水稻》)水稻的栽种艰辛而漫长,是农民用“血汗写就的劳动史”,“是农民辛酸的缩影,爷爷和父亲的缩影”。水稻从播种、育苗、插秧、拔节、抽穗、壮籽、开旅、扬批到入仓,每一过程都伴随着劳动的欢欣和灾难性的痛苦。人们常说“点麦种稻你莫贪,十年蝗虫九年干”。但是,“种田人不可能不贪,尤其是责任田后,修堤,挖沟,筑坝,掘井,村民们想尽种种法子与大自然对抗”。禾苗长出来了,老天爷偏偏作对不下雨;为了救水稻,母亲狠心把鱼塘的水抽干了;为了争水,人们“饿狼似般窜到井边”,“扁担对扁担,头破血流”;水稻抽穗了,害虫成群结队来了,为了杀虫,哥哥中毒昏倒了。(《保卫水稻》)沉浸在他的“水稻”世界中,读者会触摸到一种真诚的隐痛、一种美丽的忧伤、一种彻骨的悲凉。著名评论家羊春秋说,这种水稻耕种过程“不仅是劳动和劳动者之歌,不仅是父亲、母亲和耕种者之歌,而且是历史沉重的车轮滚辗在耕种土地上之歌,是祖先们的创造世界、开拓未来之歌,史诗般的既雄壮又具有悲剧色彩。”^[2]聂茂回忆当初创作《九重水稻》时,“想起自己的苦难生命,想起水稻和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的辛劳,对水稻,对沉重的故乡,对黑土地的情感”,一种“为父母、为水稻、为多灾多难的乡村岁月”而哭泣的发烫情感掠过他的心尖。^[3]

聂茂把自己在湘南乡村的苦难生活,把那片黑土地的深沉与厚重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写了出来,让读者亲临其境。苦难的乡村生活令他那瘦小的躯体“从泥田里滚爬受风雨锻打过”,勇敢地承受坎坷的人生折磨。父老乡亲的默默关怀“一如竹山湾的井水,质朴而清澈,滋润我以后的日子,让我永远记住并对苦难的生活感恩不已”(《曾经有过的日子》),无数“生命中的闪光”成为他生命中的火炬,给他温暖和信心,“故乡的路一如我的手臂,总是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将我撑起”(《故乡的路》)。他用心写作,用生命感悟,为乡村人的命运而忧虑。他把小说、诗歌的因子输入散文写作,有时短小精悍而富有诗意,有时情真意切却颇有小说之风,饱含一种厚重、凝练和深沉。

二 中期海外散文:“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大陆作家相继走向世界,成为海外新移民。他们不仅在异邦扎下

生活之根,而且坚持母语创作,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做出了特殊贡献。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和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局面。聂茂在世纪之交也欣然加入了海外散文的创作潮流。1999年聂茂前往遥远的新西兰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在新西兰的4年半时间里,聂茂把纠结于心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与碰撞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实录下来,完成了上百篇精美的散文,发表在国内外各大报刊杂志上,其中近30篇先后被《读者》《青年文摘》等各类选报选刊转载,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2013年4月,聂茂将这些散文结集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聂茂的海外散文有对故土家园的深深思念之情,但更多的是立足中华文化,审视异邦,反思中西文化的差异。与早期乡土散文相比,聂茂在新西兰求学期间的文化涵养更加广博,既拥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吮吸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丰富营养,不再局限于乡村,而是放眼世界,视野更开阔,眼光更敏锐。

故土与乡情是散文作家心中永远化不开的情结,寻根与乡恋是散文作家创作中一支永远迷人的歌谣。在海外求学期间,聂茂延续了早期乡土散文的创作风格,表现了强烈的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情。他把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深情藏于对人、景与物的精雕细刻中,体现了一种平和冲淡的审美趣味,颇有沈从文之风。例如,《营造过年氛围》表达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隔海的乡愁》写满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故乡在我心中》等回忆出国留学之初的情景,描写了奇异的江南风情,表达了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恩牵挂;《陪父亲喝老酒》倾诉了作者在春节前夕对老父老母的愧疚和思念;《辣椒的故事》和《又闻腊肉桂皮香》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湖南辣椒的栽种过程和湖南腊肉的制作过程,把对故乡食物的喜爱和眷恋渗入字里行间。与聂茂相比,新西兰早期华人陈老先生的隔海乡愁更加沉重。《风筝之王》给读者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尽情地描绘了陈老先生在异国他乡孤苦飘零中的困扰和哀怨,浸透着追求华夏文化的寻根意识。

从本土走向世界是一个告别母体文化、融入他者的艰难过程。聂茂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主动的姿态、敏锐的感受能力和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他以母体文化为本位,用中国人的眼光对新西兰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充满了对“文化之旅”的反思。聂

茂对“文化之旅”的反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人性为原点,穿透不同民族文化所形成的隔膜与偏见,形象地展示中国与新西兰的人文差异与碰撞,深刻表达对中华民族的忧虑和思考;二是真实地反映新西兰的政治、法律、传媒等社会风貌。

新西兰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人民非常热情友好、善良真诚,白人、毛利人和华人都能和睦相处。聂茂在新西兰“常常被生活中不经意的事情撩拨着、感动着”,经历一些“倏忽即逝的美丽与温柔”“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怦然心动的信赖”,察觉到了新西兰人的人性光辉。他记下了自己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真实感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当代国人思想言行的反思。在《美丽的红衣女郎》《信赖》中,新西兰人特别乐于助人,真诚信赖,“从不设防”,“几乎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警察靠纳税人的钱吃饭,是人民的“公仆”,“公仆”为人民办事是应该的,这在新西兰不仅理论上成立,而且现实中也的确如此,所以“有困难找警察”没错。《公仆警察》和《警察与猫》讲的就是新西兰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故事。在新西兰,有些人“极不起眼”,可他们考虑的都是环保、能源和子孙后代的“大事情”。《加油站的打工仔》中的奥威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奋斗的精神、自信的精神、独立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聂茂说,中国人往往出国后“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二字在心中的份量”。读者从聂茂的笔端看到的不仅是新西兰的高度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具有崇高爱国精神的民族忧患意识。因此,在《装满信赖的葡萄酒》中,他甚至试图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在融入异邦文化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中国人形象,因为他懂得大写的“人”比任何堂皇的概念更重要!((《爱国的歧途》))

作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新西兰承袭了英国的民主政治架构,是世界上最稳定、最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一。聂茂在新西兰深刻体验到了这种“自由民主”,在他身边经常发生一些令国人震撼但在新西兰却十分平常的事情。例如,堂堂总理一个人上街排队买面包,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人去打扰她(《与总理擦肩而过》);总理利用复活节的假期给一部旅游系列纪录片“当特约演员”,加班拍片分文不取,无需警车保护,媒体也毫无报道(《当特约演员的总理》);总理因个人“行为过失”,必须公开向民众严肃“道歉”。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大肆报道,主持人和记者对堂堂国家总理一点都不讲情面。

(《总理道歉》);前任总理谢普莉的每次家庭开放,也没有警察为她值班,门前总会聚集不少的人举着各类招牌或标语,表示抗议,谢普莉总是笑咪咪地请抗议者进屋去喝茶,因为她觉得“重要的不是提防别人,重要的是取信于民”(《特殊的开放日》);《市长请客》让国人不可思议的是新西兰市长一点也没有中国人心目中的“市长气派”,“市长请客”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刷的是自己的信用卡,而且只有麦当劳快餐。看到如此种种与国内情形的截然不同,聂茂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他说,“当一个带着枷锁的民族进入现代化,自由、民主、人权戴着荆冠,时隐时现。该删去的顽固地留下了,不该删去的却总是有意忽略,这就是中国人面色沉重的原因”。(《特殊的开放日》)。

聂茂的海外散文是思考社会和人生、探索民族命运和时代行程的结晶,从内容到形式既清晰地映现着中国文学根系的投影,又明显地带有海外文学雨露的印迹。他用生动的笔墨尽情倾诉,宣泄海外游子的漂泊与孤苦,抒发对故土家园的深深思念之情。面对鱼龙混杂的新西兰,他以中华民族坦荡博大的胸怀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敢于挑剔,勇于反思,善于博采,为读者了解新西兰提供了最为真实而深刻的参照。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触景生情,他都注重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感情真挚,语言生动,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内涵丰厚而耐人寻味,蕴含着一种诗意的“发现之美”。

三 近期文化散文:“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

文化散文又称“学者散文”,出现于20世纪80-90年代,主要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新世纪以来,文化散文更受读者的青睐,许多作家创作了优秀的文化散文,聂茂就是其中之一。学成归国后的聂茂成为了中南大学文学学院的教授,经历了“二次身份转变”和“二次文化震荡”。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评论,从感性的写作转向理性的著述,也开始了厚重而深刻的文化散文写作。从2007年以来,他主编了一套以“走进大师心灵”为主题的文化散文丛书,在该套丛书中,他创作并推出了《心灵的暗香》(2007)、《俄罗斯心灯》(2008)、《俄罗斯玫瑰》(2009)和《昨夜西风》(2011)四本风格独具的文化散文集。聂茂的文化散文比较独特,他以“大教育、雅文化、准学术、泛美

术”作为创作目的,“雕刻”中外文化大师,带领读者走进文化大师的心灵,让读者体验一次又一次不同寻常的文化之旅,“点燃读者心头的文化之火”。他站在一个现代学者的立场上,用开放思想和文化目光来打量中外文化大师,思考历史的兴衰和人世的沧桑,注重结合中外文化大师们的生活和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述,强调文本的欣赏趣味和美学价值,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全新的美文品味和阅读快感。

中国现代文学成就非凡、群星灿烂。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心灵的暗香》和《昨夜西风》从侧面入手,“雕刻”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巴金、郁达夫、萧红、徐志摩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不仅让读者明白了《祝福》《边城》《激流三部曲》等作品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特殊感情所造就的自然产物,而且了解到在“中国文学之父”“文学巨匠”“文化大师”等光鲜亮丽的头衔桂冠背后却包含着一颗颗失落、怅惘的心。聂茂重在真实,发掘亮点,在创作中揉入历史文化、精神气质和时代背景。读他的散文,读者可以了解到鲁迅的“情爱之苦与婚姻之痛”;爱情的滋润令乡下奇才沈从文文思如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是张爱玲人生与创作的最好注解;人人都想长寿,但世纪老人巴金却认为“长寿是一种惩罚”。再读郁达夫的人生历程,读者可以看到他那漂泊之爱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忧伤。美丽的萧红显示了一种顽强不屈造就的永恒,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彩的一笔,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她心灵的哭泣。聂茂欣赏推崇徐志摩的才情,但对其人性的弱点讥讽之中有同情,哀婉之中有宽悯。“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但这些大师们的“精神的闪光、灵魂的颤抖和文明创造者艰难拼搏的背影依然清晰可见”。在他的精心“雕刻”下,鲁迅、郁达夫、萧红等文化大师成为一个个立体的、栩栩如生的人向读者走来。读者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大师们的心灵深处虽然都有着永恒的伤痛,但他们并不屈服于命运,而是将所有的悲愤和无奈的情感全部倾注于笔墨,向世人倾诉苦痛、向爱人表达真情,创造出一部又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为现代国人留下了一笔又一笔宝贵财富。聂茂考辨追寻大师们的心灵真实和文化良知,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引领读者进入精心设置的语境之中,将文化大师复活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穿越时空阻隔走进

历史的现场,品味他们的思想情感,体验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获得一种文化的审美感受和思想的自我提升。

1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师迭出、经典频生,不仅“源源不断地给俄罗斯民族输送精神食粮”,而且“给世界其他民族输送氧分和血液”。聂茂的《俄罗斯玫瑰》和《俄罗斯心灯》聚焦了俄罗斯19-20世纪200年间十几位文化大师: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索尔尼琴、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肖洛霍夫等。他向读者展示了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的流亡与被放逐的共同命运,呈现了他们“流亡与被放逐”截然不同的历史现状,给予各个作家苦难而传奇的人生足够的同情和理解,感谢他们为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们被俄罗斯人视为“先知、图腾、良心和利剑”。聂茂以诗化的语言展示这些作家苦难而传奇的人生,让读者感受他们为自由和真理而流亡和被放逐,为爱情而热烈奔放,在激情燃烧中创造辉煌。然而,20世纪的俄罗斯全部变换了法则,作家们也遭遇流亡国外或内部放逐,但他们却成了“被钉上十字架上的黑色的基督”。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大师们从1913年到世纪之末,不断有人流亡与被放逐或被内部放逐,然而,他们的艺术生命力却十分顽强,在时间的土壤里时间悄然存活,百年之后为俄罗斯文学开放鲜艳的玫瑰。当聂茂把目光投向俄罗斯古老的土地和茂密的文学森林时,他清楚地看到19-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用自己的青春、心血和智慧凝成文化的碎片,用发现的眼睛关注历史和自身,成为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以及文明的制造者”。他们的“经历坎坷曲折、情感跌宕起伏、追求矢志不渝,他们自己连他们的生活本身都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都是19-20世纪俄罗斯社会的镜像和缩影。

聂茂认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化大师或文化名人”,“无论多么繁荣,也只是喧哗苍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大师或文化名人”,“无论多么强大,也只能是外强中干”。文化大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他们的“生活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成功是人们效仿的榜样,他们的失败也给人们带来警醒和启迪”。建立中华民族健全的人格需要各

个时代的文化大师。所以我们要“追寻大师、呼唤大师”。他依靠史料的巧妙化用和剪裁,不是事无巨细的原生态式的实录,而是以中外文化大师们的生活为基点和拐点,追魂摄魄,捕捉文化大师们“精神的闪光”和“灵魂的颤抖”,从侧面发掘中外文化大师们生命中的最大意义,拷问历史、反思文明、追踪文化、哀悼大师,有思想、有力量、能打动人和吸引人。行文叙事思维活跃,写得非常感性和柔美,集大众趣味和学术情怀于一身,既追求文化的底蕴,又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叙事跌宕起伏,评述独辟蹊径,抒情灵动而亲切,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琐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综上所述,聂茂的散文创作一路走来,辛勤充实,收获丰富。他形容自己是“从放牛娃到留洋博士的寻梦者”。苦难让他变得坚强,文学让他放飞梦想。在成长的岁月中,他用文字宣泄苦难,父老乡亲的深情厚爱让他突破困境,故乡的路一如他的手臂,总是在他快要倒下的时候将他撑起。异国他乡的求学之途,他用母语创作慰藉海外游子的隔海乡愁,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碰撞引起他对“文化之旅”的深刻反思,字里行间蕴含着浓厚的民族忧患。从新西兰学成归来之后,聂茂用学贯中西的视野和精彩的笔墨来展现中外文化大师的思想情感和人生经历,呼唤大师、追寻大师,努力点燃文化之火,建构健全的中华文明,这样做,显示了一个有建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也彰显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精灵”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散文大家”的。我相信,作为当代海归作家大军中的一员,聂茂在未来的人生和创作之路上,一定还有更多的期待、更多的精彩。

参考文献:

- [1] 朱日复.聂茂的水稻情结:散文意境的新开拓[J].理论与创作,1999(1):28-32.
- [2] 羊春秋.厚土、至爱与苍凉之天[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115-116.
- [3] 聂茂.苦难的岁月,文学的馈赠[DB/OL].[2013-03-19].<http://www.niemaos.net/>.

责任编辑:黄声波